

《潜伏》之后，
接头险象环生



Jie
Tou

龙一

出版社



接头



Jie
Tou

龙
一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接头/龙一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

ISBN 978-7-02-010739-1

I. ①接… II. ①龙…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308286 号

责任编辑 付如初

装帧设计 陶 雷

责任印制 王景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54 千字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8.125 插页 3

印 数 1—10000

版 次 2015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0739-1

定 价 2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上级领导对我说：中共党组织不同于历史上任何一群造反者，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有着正义的信念和真正的理想，尽管如此，我们仍然需要纯真的道德支持我们实现这个理想。

——题记

已经过去六十年了，这段经历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如今，我终于等到了开明的年代，让我有勇气把它讲出来，这是因为，今天的人们或许能够理解，我的这段离奇的婚姻，以及与这段婚姻相关的一切谬误与荒诞，并非出自任何人的本心。

这件事开始于1939年冬天，我带着新代号和新任务回到日军包围下的天津英租界，但我最迫切的愿望却是想借此机会与谭美结婚。

进入租界之前，中共党组织对我提出了几点要求，那就是“受气不说，吃苦不叫，功则归人，过则归己”。我当时认为，这必定是因为我在香港做情报工作期间发的牢骚太多，提的要求太多，给领导添了太多的麻烦，让他们实在忍无可忍了。但《孙子兵法》说得好：“赏莫厚于间”，而我一向认为，孙子所说的这个“赏”绝不仅仅是金钱，其中也必定包括给间谍们发牢骚、说怪话、耍花招、提稀奇古怪要求的权利，否则，压在我

们这些人心底的那团乱麻般难以承受的苦处和扭曲怎能释放得出来？

我在英租界威灵顿道租了间膳宿公寓安顿下来之后，便立刻着手联络谭美。我很快就 28 岁了，老大不小的，对情报员时常要经历的那套“假夫妻”的游戏已经深恶痛绝，早就该正经八百地安一个家了。然而，等谭美挺着远洋邮轮般硕大的肚子出现在接头的西餐馆时，我的心立刻全凉了。

谭美却好像没把她的肚子当回事，一见面便开心地拍手叫道，这两年你跑哪去啦，害我整天替你担心，是不是娶妻子过小日子去了？太太有我漂亮吗？孩子多大啦？他们跟你一起回来了吗？等哪天见见，我请他们吃饭，顺便认你的小孩儿作干儿子。她依旧是口无遮拦的脾气，一张嘴便像河堤决口，漂亮的小脸上五官乱飞。

我曾经热爱谭美身上的一切，只是，她的这个即将足月的肚子却像座大山一般把我们两个阻隔开来。我自认为是个风度优雅的绅士，特别是在女士面前，所以，像怀孕生子这类事，谭美自己不讲，我是绝对不能问的。为此我感觉很懊丧，只简单地讲了讲自己的近况，告诉她我还没结婚，但没提原本打算回来与她结婚的事；然后又问了问她领导的那个文明剧团的情况，约定了下次接头的方法，便故作依依不舍的样子送她离开。然而，等餐厅的门在谭美身后刚刚关上，我便在送餐小姐的惊叫声中，砸碎了餐桌上所有能砸碎的东西。

两年前分别时，虽然与谭美并没有明确的婚姻之约，但我一直坚定地相信，只要我肯开口，她会兴高采烈地嫁给我。况

且，这一次我费尽心智，好不容易“谢绝”了领导送我去延安休养的好意，拖着疲惫的身心坚持回天津工作，主要就是为了谭美。如今，心爱的女子已经嫁作他人妇，我即使是心中滴血也只能独自忍受——这就是做地下工作不得不承受的损失。于是我强迫自己平静下来，暗道，关大宁啊关大宁，别忘了你是一个有理想的革命者，要大度，大方，大气，拿得起放得下。只是，我依然无法摆脱锥心刺痛的心痛和猛然间像蝗虫一般拥入脑子里的各种狂乱的念头。滚开，我对这些“蝗虫”大叫一声，把街上的行人吓得纷纷闪避，但它们依然在我的脑子里乱撞不已。

与谭美建立联系之后，我又忙于联络另外一个情报员黄若愚，希望这个新挑战能冲淡我心中不幸的感觉。从组织上给我的材料来看，黄若愚就像一颗时钟出了故障的定时炸弹，既危险又无用。这是因为，当年招募他的同志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无法向他表明自己中共的身份，便只好告诉他这是在替美利坚合众国工作，然而，长时间接触下来，黄若愚对此已经产生怀疑。另外，黄若愚只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局”天津站的档案资料员，负责的是党务和思想工作，并没有多少中共急需的军事情报，所以，上级党组织对他并不重视。

为此我不禁在心中暗叹，这次交给我的情报小组与我在香港掌握的巨大的情报网根本就没法比，对我这样的资深间谍而言，工作中最怕遇到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从这一点上看，说明上级领导确实对我很担心，担心我在香港工作时

积累下来的“疾病”随时都有可能让我垮掉。然而，他们又不方便拒绝我回家娶妻生子的要求，所以才把我放进这个儿童游戏般的情报小组中。其实，我自己也很清楚，尽管我百般掩饰，但精明绝顶的上级领导绝不是等闲之辈，他们担心得一点也没错。连我自己也担心我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因为一点小事而突然发病。只是，如果脱离了地下工作紧张的环境，精神一下子放松下来，我又怕自己会无所适从。所以，还是边工作边治疗吧，我对自己说。

依照黄若愚的上一任联络员留下的方法，我先是用粉笔在通常的联络地点留下记号，但根本就没有得到回应；我又在英文版的《京津泰晤士报》上登了三天包含有暗语的求购旧乐器的启事，仍然没有回音。

上级领导此前交代得清清楚楚，说黄若愚每天都去中统局天津站迁入英租界后的掩护机关，也就是位于达文波道的新世界书店上班，没有离开本地。依照我的经验分析，情报员明明行动自由，却又不肯回应约定接头的信号，便意味着他多半是打算脱钩不干了。但我可不能让黄若愚这么做，我手里现在总共只有两个情报员，谭美还挺着大肚子，若再放弃黄若愚，我干脆听从领导的安排去延安休养算了。

我又耐着性子等了好几天，并且又在报纸上登了三天的“启事”，然后将这六份报纸打了一个包，径直邮寄到黄若愚租住的公寓。我相信他必定会吓一大跳。果然，黄若愚很快便在报纸上登出“回话”，约定见面。

一见面，他使用带着浓重唐山人音和少许美国南方口音

的英语，怒冲冲地发脾气：这是最后一次见面，你们不要再找我了；我不管你是替美国人还是英国人或者是俄国人干事，就算你是替共产党或汪精卫干事，也都跟我再没关系了。告诉你，今天我临出门时还左思右想，琢磨着要不要把你交给我们站长。

望着黄若愚额上的血管鼓得像蚯蚓，年轻白净的脸涨得血红，嘴唇抖动得如同风中的树叶，吐出的话语却仿佛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讲稿，我便知道，这个漂亮的小伙子害怕了，他必定是被原以为是刺激好玩后来才知道是刀尖上舞蹈的“间谍游戏”给吓住了。他想要在我这里调个花枪，然后体面地脱身。

认清了他内心的逻辑，我便静静地听任他发泄，既没有打断，也没有反驳。一直等到他讲得目光散乱，口角边起了白沫，连暗杀、出卖之类吓人的话都冲口而出之后，我才示意他歇一歇，然后用我纯净得如同电台播音员的美式英语说：拿英语试探我没有用的，你应该先做些功课，考我些美国的交通法规或是小地名什么的，那样才能一针见血；顺便说一句，我大学毕业后曾经在华盛顿特区巴尔的摩市住过一年，对于美国我没有不知道的。

我此时已经清楚地知道，他绝对逃不出我的手心，因为他还太嫩，还没有学坏。

2

领导对我的精神状况很担心，专门派了和我同期入党的老杨指导我的工作，还给我带来了久违的耳朵眼炸糕。老杨很有技巧地问，回来后感觉好多了吧？听说你打算成亲，是你家里的意思吗？女方是哪家？

口中又黏又甜的炸糕，感觉并不像思念家乡时想象的那么好吃，现实的一切都好像在和想象作对。我把压在肚子里多日的牢骚话讲出来，说成亲的想法我确实有过，可是，现在，就算是我想，也总得领导先批准才成啊！

其实我心中想的却是，谭美的肚子已经完全消解了我回来的目的，如果此时再说想结婚，领导必定会认为，他们理应责无旁贷地担当大媒。这些年干地下工作，假夫妻的事情经历了许多次，每次的时间有长有短，“太太”的模样秉性也可以说是无奇不有，我实在不愿意再遭那份罪了。至于真夫妻，组织上也不可能给我找到第二个谭美。

不想，老杨却误会了我的意思。刚刚隔了两天，他就带来了一位身材娇小却手指粗硬的女士，悄声对我说，领导已经同意你结婚了。然后又大声介绍那位女士，说这位是刘小姐，名叫刘淑娴，她的孪生妹妹叫刘淑英，姐俩都是护士学校毕业、思想过硬的好同志，作为女性也称得上是“贤良淑德”。接着他又悄声在我耳边道，“女子手如姜，银钱满柜粮满仓”，领导千挑万选才选中她妹妹，还特地派姐姐来让你相看，对你的关

心可是非比寻常啊！

我不想要什么“贤良淑德”和“女子手如姜”，我想要的是谭美豪情万丈的泼辣、幼稚的理想主义和满脸跑五官的表情。于是我把老杨拉到一边，婉言谢绝领导的好意。全然顾不得，两个男人躲在一边说悄悄话，把女士丢在一边，其实很不体面，也很没有礼貌。我实在不能不明确表示拒绝，否则，以老杨那“狗肚子里藏不住二两牛黄”的脾气，万一我稍一含混，他误以为我同意了这桩婚事并向领导汇报，对刘小姐就更不礼貌了。

让我没想到的是，送他们出门时，刘小姐突然对我说了一句，我见过你的照片，在你母亲房里。这让我吃了一惊。老杨连忙解释道，刘小姐是你家老太太的私人护士，老太太把她喜欢得不得了。

唉，真是怕什么来什么。今天刘小姐能认出我，明天我走在大街上就能被亲戚朋友认出来。我们家是个大家族，沾亲带故的至少有一千人，躲是躲不开的。于是我知道，我必须得回家一趟，否则就是不孝。

母亲见我进门，便将已经听牌的一条清龙推翻，抓住我是又哭又打。陪着打牌的七姑、八姨、六舅母也跟着边抹泪边劝，总算是将母亲劝住了。这时她老人家敏锐地发现我没带着行李，便大声呼唤管家、仆妇，一窝蜂地拥出去，把我留在公寓里的东西全都搬回来，然后她一边迭声指挥人为我安排卧房，一边对我说，你不回来我就是“寡妇死儿子——没指望了”；别怕你大哥，有我在，他不能把你怎么样。

这就是我最担心的一件事，闹革命哪有住在家里？连累家人不说，也实在是不方便哪！更何况我那位同父异母的大哥还是英租界的巡捕头子，此刻也住在家里住着。再有一点我非常清楚，母亲为了留住我才说了大话，其实她比我还怕我大哥。

刘小姐用建漆托盘端着一盏参汤送到我的房间，脸上憋着忍不住的笑，临出门才说，老太太此刻已经打了二十几个电话，正张罗人给你说亲哪。得，这正是我担心的第二件事，母亲为我找的太太，在领导那里必定是无法通过的，而老太太抱孙子心切，我又不便违抗母命，真是难哪。

出乎我意料的是，上级领导居然赞成我搬回家里去住。老杨传话说，虽然现在形势很严峻，工作压力非常大，但领导还是让我命令你，你现在的任务就是休息，休息，再休息，顺便把那点小毛病治好，然后才好开展工作。

休息，治病？这说明领导当真把我当成了病人。虽然这能让我感受到领导的关怀，但却觉得他们关怀的不是地方。如果他们当真关心我，就不应该批准谭美结婚，或者说，即使不得不让她“结婚”，也该先给她弄两副“大败毒”吃吃，好让她留着肚子等我回来，离婚，与我结婚，生我关大宁的儿子。

这些日子里，类似的疯狂想法常常折磨得我不得安宁，但我又没有权力批评领导，同时更无法克制对谭美的思念，于是，我又通过事先约好的“信箱”给谭美留下信息，要求再次见面。

来中国大戏院听马连良唱《汾河湾》的观众都已经进场

了,但谭美还没有出现。按照约定,第一次接头如果错过了,我们就应该等三个小时后在备用接头地点见面。到了晚上十点多钟,我来到维格多利一楼的咖啡厅,发现谭美已经在等我。她穿了件难看的绛紫色棉袍,头发像个旧式妇人那样盘在脑后,高耸的肚子顶着咖啡桌,正在焦急地东张西望。一见面她便满含歉意地对我说,实在对不住,我们的戏今天晚上彩排,同时也算是义演,给黄河决口受灾的河南百姓募捐,我是主角没办法脱身,这不,连衣服都没换就赶来了,我这样子是不是很难看?

我只好说,你穿什么衣服都好看。这句话让谭美高兴起来,兴致勃勃地问我是不是给她带任务来了。她说,组织上让我打入租界上流社会,可我现在跟太太、小姐们瞎混,听到的不过是些闲言碎语,没有任何情报价值。

她拖着这么重的身子居然还在忙于抗日工作,这让我很感动,也觉得自己近来的想法太过自私了。

为了安全,我们选择的座位在角落里。也许是离暖气太近了,谈着谈着,谭美便开始脸色发红,有些坐不安稳,终于,她冲我做了个鬼脸,笑道,对不住,让你见笑了。说着话,她转过身去,解开衣扣摸索了半天,然后变戏法般从棉袍下边拉出一个厚厚的沙发靠垫来,丢在旁边的椅子上,嘴上笑道,为了演好逃难孕妇的角色,这个玩意我已经揣了一个月,可真够麻烦人的。

然而,当她将目光转向我时,脸上盈盈的笑意却突然变成了惊愕。看她的表情,我便知道自己必定是因为发现她并没

有怀孕,情绪过于激动,又发病了。我连忙举起双手按在脸上,同时将身子背转过去,免得让她看到更可怕的事情。深呼吸,你要深呼吸,让自己平静下来。我一头栽倒在地上,身体不住抽搐,耳边响起谭美的惊叫和痛苦的哭泣。我对自己道,冷静,别呕吐;她没怀孕,你小子的机会来了,但别高兴过头,反而把好事弄糟。过了好一阵子,我感觉脸上跳动的肌肉终于平缓下来,顶到喉头的呕吐物回流到胃里,这才慢慢起身坐回桌边,从装着冰水的玻璃杯里倒了些水泼在脸上,再把脸擦干,对谭美说,对不住,吓到你了吧?

谭美真是个好可人,非但没被吓住,反倒是满眼同情的热泪,颤声道,天知道你这两年吃了什么苦,才把自己折磨成这个样子。我连声说没什么,只是累了,这次上级派我回来,主要就是为了让我好好休息。

我绝不能告诉她,这个病是香港警务处的英国警察用两盏五百瓦的电灯泡对着我的眼睛不间断照射了七天造成的。其实,我为此感到很骄傲,因为别的人经历了这一切之后多半都真的疯了。于是我用手摩挲着脸颊,把它捏成笑意,说,只是小毛病,叫面肌痉挛和神经性抽搐;看到你没怀孕,一下子受刺激太深,有些失态了,对不住;但话说到这儿,我必须得问你一句,你结婚了吗?

谭美擦干眼泪摇摇头,那模样很像一只迷人的小猫,让我心动不已,于是我冲口而出,问道,那么,你愿意跟我结婚吗?

我知道自己不应该这样做,无论我对谭美的感情有多么强烈,她毕竟是个女孩子。在此之前我曾经设想过无数种向

她求婚的情形，都是柔情蜜意的场面，绝没想到会像今天这么唐突。

果然，听到这话她脸色大变，满面痛苦和惊疑，问道，你还不知道吗？

什么？我的心一下子揪成一团，像是又回到了香港警务处的刑讯室里，连咖啡桌上微弱的烛光都感觉刺眼。谭美深深叹了一口气，上次见过你之后，我立刻就向领导提出跟你结婚的请求，但领导不同意，还把我批评了一顿。

我不禁怒火中烧。第二天见到老杨时，我第一次不客气地对他大喊大叫。为什么？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谭美是我刻骨铭心的爱人，我爱她，她也爱我，为什么我们不能结婚？

因为约定接头的时间很早，老杨担心我没时间吃早饭，还特地给我带来了一套用绿豆面煎饼卷油条，里边抹上甜面酱，还洒了不少葱花和麻仁的本地著名小吃。我一掌打到河里，依旧是跳着脚大叫大闹。

清晨的海河岸边很少有行人。不远处的法国桥此时正缓缓开启等待轮船通过，河对岸的天津站里传来火车的汽笛声，像是在嘲讽我这次失败的“衣锦还乡”。

老杨望着河水中慢慢下沉的本地名产，不住地摇头叹气。过了好一阵子才说，领导非常关心你，也非常赞成你结婚，认为婚姻生活对治疗你的疾病大有好处，但是，与谭美结婚不行。

我狂叫一声为什么？

老杨很无奈地说，谭美很重要，虽然我们还没有为她找到

很好的工作方式，但她在租界上流社会前途无量，所以现在绝不能让她嫁人过小日子。

老杨有极好的修养，听凭我跳着脚大叫大喊了许久，直到我喊累了，才扶我坐在给轮船系缆绳的铁柱上，轻声道，干革命就要有牺牲，而要求我们牺牲的可不仅仅是性命啊！

我不想理他，但又急切地想知道上级领导的真实想法，只是我喊得太累了，嗓子嘶哑，一时没力气开口。

老杨显然猜到了我的心意，便一五一十地为我讲解事情的来龙去脉。他告诉我，今年夏天中共在天津的地下组织遭到日军、国民党和租界当局的联合围捕，几乎所有重要的情报系统都遭到了极大的破坏。而天津的地下工作关系到军事、政治、物资、医药等方方面面，是根据地的命脉，为此中央很着急，特地派了一位领导同志前来指挥地下组织的恢复工作，同时从全国抽调最优秀的同志前来充实本地的力量，这也就是他举荐我回天津的原因。

我忙拦住老杨的话头说，等一等，是你举荐的我？领导把我调出香港时，说的可是让我去延安养病啊！到底是领导说话不牢靠，还是你小子在骗我？

听到这话老杨并没有生气，而是说，领导确实是想让你到延安去休养，顺便接受再教育，也好改改你这一身的臭毛病；是我坚持把你留在天津的，我跟领导说，指挥谭美和黄若愚的工作没有人比你更合适。

我恨道，只要让我跟谭美结婚，我保证给党组织重新组建一个比香港还大的情报网。老杨却叹了口气说，这是不可能

的,组织上为了培养谭美,花费了两三年的时间,无数的经费,现在正是需要她发挥作用的时候。

尽管我心中不满,但我知道领导的意见确实有道理。不过我还是逼问道,谭美的任务到底是什么?老杨说,不知你听说过没有,在英租界里有一个叫“开心俱乐部”的地方,只接受最有权势和最富有的人参加,这些人操纵着租界里的一切重大经济活动,掌握着大量的物资和情报……我打断老杨的话说,那是家男性俱乐部啊,谭美怎么可能打得进去?还不如让我去。

老杨沉重地摇头道,组织上在那个俱乐部里原本有一位同志,但前不久牺牲了;你虽然是男人,但你在本地没有经济根基和社会地位,就算是组织上为你出会费,你也不符合他们苛刻的入会条件。更何况,组织上根本就拿出这么大一笔钱,不得已,才决定采用这种迂回的办法。

听到这里我不禁大怒道,混账王八蛋,你难道想让谭美在开心俱乐部里找个情夫?

听到我的话老杨也生气了,说不许你污辱党组织高尚的品德,我们是想让她组织一个沙龙。

我还是很生气,说什么混蛋沙龙?还不是让她在交通饭店包个房间当交际花?

闻听此言,老杨被气得脸上扭成了一团,抡圆手臂给了我一个大嘴巴,嘴里呵斥着,什么交际花?你以为我们是国民党反动派吗?看来上级领导说得没错,你果真是在香港那个花花世界学坏了;早知道你的思想如此齷齪,我就不会保举你回